

初中生同伴侵害对宽恕的影响： 悲伤反刍的中介作用

曾月婷，杨子鑫，陈鹏

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DOI: 10.61369/ETI.2024120013

摘要： 本研究探讨初中生同伴侵害对宽恕的影响机制，检验悲伤反刍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678名初中生，使用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PVS）、悲伤反刍分量表和宽恕简表（TRIM-12）进行测量，通过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同伴侵害与宽恕呈显著负相关（ $r = -0.26, p < 0.01$ ），与悲伤反刍呈正相关（ $r = 0.36, p < 0.01$ ）；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 = -0.36 , 95% CI $[-0.48, -0.27]$ ），中介效应占比48.65%；性别差异显著：男生宽恕水平更高（ $t = 4.24, p < 0.001$ ），女生悲伤反刍水平更高（ $t = -6.70, p < 0.001$ ），但同伴侵害无性别差异。初中生同伴侵害通过加剧悲伤反刍阻碍宽恕，且该机制存在性别特异性，建议针对性干预悲伤反刍以促进人际修复，预防暴力循环，维护校园环境安全。

关键词： 初中生；同伴侵害；宽恕；悲伤反刍；中介作用

The Impa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Forgivenes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adness Rumination

Zeng Yueting, Yang Zixin, Chen Peng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of Light Chemical Industry, Zigong, Sichuan 643000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peer aggression on forgivenes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mining the role of sadness rumin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elect 678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measurements conducted us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Aggression Scale (MPVS), sadness rumination subscale, and Forgiveness Short Form (TRIM-12).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er aggression and forgiveness ($r = -0.26, p < 0.01$)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adness rumination ($r = 0.36, p < 0.01$). sadness rumin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aggression and forgiveness (indirect effect value = -0.36 , 95% CI $[-0.48, -0.27]$, accounting for 48.65% of the variance).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male students exhibited higher forgiveness levels ($t = 4.24, p < 0.001$) and higher sadness rumination levels ($t = -6.70, p < 0.001$), while peer aggression showed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Peer aggression impairs forgiveness by intensifying sadness rumination, with this mechanism showing gender specificit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sadness rumination to promote interpersonal repair, prevent violent cycles, and maintain campus safety.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er aggression; forgiveness; sadness rumination; mediation

引言

宽恕（forgiveness）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动机转变过程^[1]，其核心成份是回避动机和报复动机，具体指受侵害者减少报复和回避动机，同时增加和解动机的心理过程^[2]。宽恕有利于冲突后的关系修复，所以通常被认为是冲突后的理想结果，它能降低受害者负面情绪，缓解因受害产生的心理健康危机，增加亲社会行为，预防暴力循环防止冲突升级，因此提高学生的宽恕水平对校园环境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作为欺凌行为的结果^[3]，已成为普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研究者对18452名六个中国主要城市的代表性青少年样本的调查发现，71.8%的青少年经历过一次同伴侵害，44.3%的青少年反复遭受侵害^[4]。研究表明，同伴侵害行为会预测受害者的宽恕水平，例如，McCullough指出侵害行为的严重性以及侵害行为对关系的破坏程度会影响宽恕意愿和宽恕水

平^[6]。在影响青少年宽恕水平的众多因素中,社会认知因素一直被研究者们广泛探讨,例如,归因模式、共情、反刍思维、公正观念。其中反刍思维对宽恕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消极反刍会增强受害者受侮辱或愤怒的情绪,导致其对侵害者产生回避或报复动机,从而降低其宽恕水平。

反刍思维由两个独特的过程组成^[6]:悲伤反刍和愤怒反刍。悲伤反刍被定义为重复思考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自己的悲伤上,以及试图理解这些悲伤情绪的原因和意义,并且由此可知个体对悲伤的反刍是负面的,无助于解决问题。愤怒反刍是指不断思考一个人的愤怒,这导致愤怒的维持和加剧。在过去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证实了愤怒反刍会加剧受害者因受侵害而产生的愤怒情绪从而降低宽恕水平,根据反应风格理论的观点^[7],青少年同伴侵害经历,可能会导致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痛苦症状(例如悲伤和愤怒)以及这些症状的可能原因和潜在后果,产生回避和报复动机,降低宽恕水平。两种形式的消极反刍都可能激活受害者的负面情绪,削弱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引发对侵害行为的不宽恕。所以本研究拟探讨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之间的作用,目前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大多为大学生等成人人群体,针对初中生群体的研究不够充分,并且同伴侵害对宽恕的影响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尚未有定论。

因此,本研究将以初中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关注性别差异的同时探讨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初中生同伴侵害与宽恕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初中生悲伤反刍与宽恕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初中生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假设,本研究拟通过构建一个中介模型(见图1),以探讨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和宽恕之间的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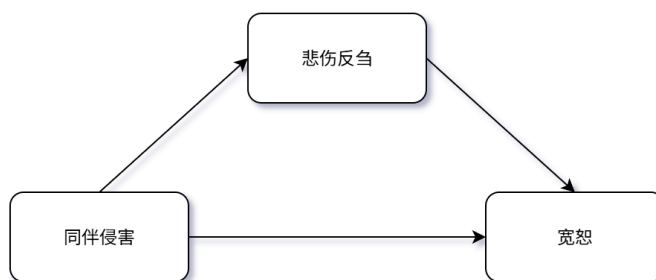


图1中介效应模型

一、方法

(一)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从某市抽取两所初级中学初一和初二学生参与本次研究。共收集有效数据678份,有效率为90.35%,其中被调查男性329人占比48.8%,女性345人占比51.2%,城镇学生467人占比69.3%,农村学生207人占比30.7%,独生子女225人占比33.4%,非独生子女449人占比66.6%。平均年龄12.76岁。

(二) 研究工具

1. 同伴侵害

采用郭海英等人2017年修订,由Mynard和Joseph编制的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s, MPVS)来评估个体遭到同伴侵害的程度^[8]。此量表共16个题包括身体受害、言语受害、社会操纵和对财产的侵害四个维度,采用四点计分,1表示“没有发生”,4表示“经常发生”,被试得分越高表明遭受同伴侵害经历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

2. 悲伤反刍

采用Peled和Moretti(2007)编制的悲伤与愤怒反刍问卷中的悲伤反刍分量表^[9],共包含11道题,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被试得分越高说明悲伤反刍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我国本土化研究实践中表明,该量表对我国初中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

3. 宽恕

采用wade的宽恕简表“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ransgression 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Scale12 Item Form,TRIM-12),该量表由报复动机、回避动机两个维度组成,共12题。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该量表于2006年由国内学者陈祉妍等人修订成中文版^[10]。

经过spss数据反向计分处理后,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宽恕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三) 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规范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保证被试的知情权,并由受培训后的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根据指导语发放和回收问卷。使用SPSS 27.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中介模型分析。

二、结果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子法,将3个变量所有原始题目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7个,且第1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4.39%,低于40%的标准,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差异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了性别(男=1,女=2)在同伴侵害、宽恕和悲伤反刍三个变量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详

见表 1，统计分析显示，性别在宽恕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t = 4.24, p < .001$ ）。具体而言，男性被试（ $n = 329, M \pm SD = 3.36 \pm 0.99$ ）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被试（ $n = 345, M \pm SD = 3.04 \pm 0.97$ ）。性别在悲伤反刍水平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t = -6.70, p < .001$ ）。与宽恕模式相反，女性被试（ $n = 345, M \pm SD = 2.62 \pm 1.04$ ）的悲伤反刍水平显著高于男性被试（ $n = 329, M \pm SD = 2.10 \pm 0.97$ ）。对于同伴侵害水平，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 $n = 329, M \pm SD = 1.36 \pm 0.38$ ）、女（ $n = 345, M \pm SD = 1.32 \pm 0.34$ ）两组被试之间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水平（ $t = 1.54, p = 0.13$ ）。本研究发现，在所考察的三个变量中，宽恕和悲伤反刍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表现出更高的宽恕倾向，而女性则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悲伤反刍。然而，在同伴侵害经历上，男性和女性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表 1 差异性检验

变量	性别	个案数	M ± SD	T	P	差异比较
同伴侵害	1	329	1.36 ± 0.38	1.54	0.13	
	2	345	1.32 ± 0.34			
宽恕	1	329	3.36 ± 0.99	4.24	< 0.001	男 > 女
	2	345	3.04 ± 0.97			
悲伤反刍	1	329	2.10 ± 0.97	-6.70	< 0.001	女 > 男
	2	345	2.62 ± 1.04			

注：1=男，2=女；*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本研究考察了同伴侵害、宽恕与悲伤反刍三个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其两两相关性（详见表 2）。分析结果表明，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同伴侵害与宽恕呈显著负相关（ $r = -0.26$ ），表明遭遇同伴侵害程度越高，个体宽恕倾向越低。同伴侵害与悲伤反刍呈显著正相关（ $r = 0.36$ ），反映同伴侵害经历可能加剧个体的悲伤反刍倾向。宽恕与悲伤反刍呈显著负相关（ $r = -0.43$ ），揭示高宽恕水平与低悲伤反刍密切相关。因此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1 和假设 2。

表 2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M±SD	1	2	3
1 同伴侵害	1.34±0.36	1		
2 宽恕	3.20±0.99	-0.26**	1	
3 悲伤反刍	2.37±1.04	0.36**	-0.43**	1

（四）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我们进行了基于拔靴法（Bootstrap，样本量 = 5000）的中介效应分析（使用 PROCESS Model 4）。分析结果（见表 3）揭示了显著的中介路径。如表 3 所示，控制性别差异后，同伴侵害对宽恕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效应值 = $-0.74, SE = 0.10, t = -7.29, p < .001$, 95% CI $[-0.94, -0.54]$ ）。这表明，总体上，个体经历的同伴侵害水平越高，其宽恕倾向显著越低。在引入中介变量悲伤反刍后，直接效应仍然显著但效应量降低（效应值 = $-0.38, SE = 0.10, t = -3.62, p < .001$, 95% CI $[-0.58, -0.17]$ ），这一结果表明，同伴侵害对宽恕的负面影响，有一部分是不通过悲伤反刍实现的，暗示可能存在其他潜在机制或直接路径。关键的分析发现，悲伤反刍

在同伴侵害与宽恕之间扮演了显著的中介角色。具体而言，同伴侵害通过增加个体的悲伤反刍水平，进而降低了其宽恕倾向。这一间接效应值为 $-0.36 (SE = 0.05)$ ，其 95% 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48, -0.27]$ ，不包含 0 值，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8.65%，表明该间接效应统计显著。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SE	t	P	LLCI	ULCI	效应量
总效应	-0.74	0.10	-7.29	0.00	-0.94	-0.54	
直接效应	-0.38	0.10	-3.62	0.00	-0.58	-0.17	
间接效应	-0.36	0.05			-0.48	-0.27	48.65%

三、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初中生群体，探讨了同伴侵害对宽恕的影响以及悲伤反刍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研究发现验证了核心假设，揭示了悲伤反刍的关键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中介模型检验（见图 1），证实了三个核心假设：初中生经历的同伴侵害与其宽恕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假设 1）；悲伤反刍水平与宽恕水平也呈显著负相关（假设 2）；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具体而言，同伴侵害不仅直接负向预测宽恕水平，还会通过增加个体的悲伤反刍水平，进而降低其宽恕倾向，且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8.65%。这一发现揭示了“同伴侵害→加剧悲伤反刍→阻碍宽恕”的心理路径。这一结果强烈支持了反应风格理论。初中生遭遇同伴侵害后，倾向于反复思考自身的悲伤情绪及其原因（即悲伤反刍），这种聚焦于负面感受和意义的认知过程是适应不良的。它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不断激活和维持负性情绪状态（如持续的悲伤、无助感），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阻碍其进行动机转变——即从回避、报复的消极动机转向和解的积极动机，从而显著降低其宽恕侵害者的可能性。

其次，研究揭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本研究发现，尽管男女生报告的同伴侵害经历水平无显著差异，但在宽恕和悲伤反刍上存在清晰的性别分化，男生表现出更高的宽恕水平，这可能与男生在人际冲突中可能更倾向于“大事化小”，或社会文化对男性“大度”的期望有关。然而，这并不代表男生不受侵害影响，其宽恕水平同样受到侵害和悲伤反刍的显著负向预测。女生表现出更高的悲伤反刍水平，这与 Peled 等人的研究一致，表明青春期女生可能对关系中的负面情绪体验（如悲伤）更为敏感，更倾向于进行内化性的、聚焦于情绪本身的反复思考。这种更强的悲伤反刍倾向，可能是导致她们在经历同等侵害后宽恕水平相对更低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这种差异提示我们，在设计和实施旨在提升宽恕、减少反刍的干预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性别特异性。

最后本研究在初中生这一关键发展期群体中，系统地验证并量化了悲伤反刍在同伴侵害与宽恕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占比近一半），丰富了宽恕在初中生群体中的研究，强调了在青春期早期，针对悲伤反刍这一特定认知过程进行干预的重要性。研究发

介效应显著且占比高（48.65%），这具有强大的干预意义。表明降低悲伤反刍水平可能是减轻同伴侵害负面影响、促进宽恕和人际修复的一个高效切入点。

四、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范式如诱发反刍来验证变量间的时序关系和因果方向。反向路径如，低宽恕是否诱发更多侵害？或双向影响也需要探索。未来可整合神经生理学方法，探究悲伤反刍影响宽恕的神经基础；同时考察其他可能的调节或中介变量如共情、公正敏感性、社会支持、不同归因方式。亟需基于本研究发现的路径设计并评估针对性的干预方案（特别是聚焦于降低初中生悲伤反刍的干预），验证其在提升宽恕水平、改善同伴关系、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实际

效果。

五、教育建议

建议结合性别差异，针对女生：重点设计降低悲伤反刍的干预模块，如通过认知行为疗法（CBT）帮助其识别和挑战反刍思维、练习注意力转移策略（如正念基础练习）、学习更建设性的情绪调节方式（如情绪日记+认知重构）。针对男生：在理解其较高宽恕水平的同时，仍需关注其经历侵害后的情绪状态，可侧重通过共情培养（如角色扮演、视角采择训练）和冲突解决技能提升，进一步巩固和促进其和解动机。全校层面：可借鉴芬兰 KiVa 等成功项目，建立包含学生、教师、家长的三级反欺凌监测与支持网络，营造积极包容的校园氛围，从源头上减少侵害发生。

参考文献

- [1]McCullough, M.E., Worthington Jr, E.L., & Rachal, K.C.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r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2), 321.
- [2]McCullough, M.E., Rachal, K.C., Sandage, S.J., Worthington Jr, E.L., Brown, S.W., & Hight, T.L.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r relationships: II.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6), 1586.
- [3]Olweus, D. Bullying/victim problems among school children: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J]. In D. Pepler & K. Rubin (Ed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ggression, 1991. (pp. 411-448). Hillsdale, NJ: Erlbaum.
- [4]Zhu, Y., Xiao, C., Chen, Q., Wu, Q., & Zhu, B. Health effects of repeated victimization among school-aged adolescents in six major cities in China[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20, 108, 104654.
- [5]McCullough, M.E., Fincham, F.D., & Tsang, J.-A. Forgiveness, forbearance, and time: The temporal unfolding of 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3), 540-557.
- [6]Conway, M., Csank, P.A., Holm, S.L., & Blake, C.K. On assess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umination on sadn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0, 75(3), 404-425.
- [7]Nolen-Hoeksema, S., & Morrow, J. A prospective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the 1989 Loma Prieta Earthquak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1), 115.
- [8]郭海英, 陈丽华, 叶枝, 等. 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与内化问题的循环作用关系: 一项追踪研究[J]. 心理学报, 2017, 49(03): 336-348.
- [9]Peled, M., & Moretti, M. Rumination on anger and sadness in adolescence: Fueling of fury and deepening of despair[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07, 36, 66-75.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0709336569>.
- [10]陈祉妍, 朱宁宁, 刘海燕. Wade 宽恕量表与人际侵犯动机量表中文版的试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09): 617-620.